

英语联觉音 sn-符号化研究

陈清, 李满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联觉音是指其语音和所构词具有某种相似含义的语素。它不仅具有语言生成功能,参与新词的认知与构建,还间接地、隐喻式地用特定的符号表达特定的文化规范。以联觉音 sn- 为例,对英语联觉音符号外化、内化、隐喻化过程进行演绎,展现其“贬”的文化认知属性。

关键词:联觉音; sn-; 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 H3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3-0092-04

A Study on the Symbolization of English Phonaestheme Sn-

CHEN Qing, LI Man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Abstract: Phonaestheme is a morpheme whose speech sound denotes some similar sense as its word form. It not only has function of word generation, involved in the cognition and formation of new words, but also represents specific cultural norms indirectly and metaphorically. This paper takes phonaestheme sn-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the externaliz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metaphorization of English phonaestheme symbols, and to demonstrate its cultural and cognitive attributes of 'derogation'.

Keywords: phonaestheme; sn-; symbolization

联觉音(phonaestheme)是指其语音和所构词具有某种相似含义的语素^[1]。在世界各语言中,联觉音现象非常普遍。英语联觉音间接的、隐蔽式的用特定的符号表达特定的文化规范,并参与新词的认知、构建、语言生成和文化遗产等。因此,作为文化表达标记,联觉音是特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很早就对英语联觉音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如英语联觉音语音象征研究^[2-3]、语素属性^[4-5]、多义性^[6-7]、认知性^[8]和文化性^[9]等研究。国内英语联觉音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多局限在探究语义生成的认知理据及其意义拓展逻辑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如 br-^[10]、sl-^[11]等联觉音的研究,还未见英语联觉音符号及其符号化研究。本文以英语联觉音 sn- 为例,对联觉音语言符号的意指过程,即符号外化、内化、隐喻化过程进行尝试性演绎和研究。

一、符号及符号化

(一)符号

符号是符号学中一个基本概念,由代表具体事

物的符号形式和指示心理的符号内容所构成。符号形式可以是语言、文字、交通标志、数学符号、物理符号等,也可指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彼此问候时的动作等,本文主要指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一种特殊的、概括的、抽象的音义结合系统。它可以反映客体,但不是对客体进行毫不走样的复制^[12]。语言学符号单位可以是一本书、一个段落、一个句子、一个单词,甚或是一个联觉音素。

西方文化中常常用 sign 表达“符号”。十三世纪早期,sign 指“手势或手的动作”,那时手势是用来交流的肢体语言。可以看出,最原始的 sign 是指能看得见、听得见的、能让人理解的外显信息;而 sign 作为动词,其同义表达有 inscribe/write/notice/mark 等,都可以通过视觉的形式来表达意义,这充分体现了符号的可写、可见等感知特征,是外在的符号。同样西方也用 symbol 表示“符号”,symbol 名词同义表达有 manifestation/marker/symptom 等,可以用来表示物体、功能或过程的一个规约化的标记,如某个字母可以表示化学元素,也可以表示音乐概念

收稿日期:2019-04-27

基金项目: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语联觉音的认知研究(17YJA740007);2016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英语联觉音组的隐喻认知研究(16YBA108)。

作者简介:陈清(1966—),湖南安仁人,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词汇学。

中的音符。

(二)符号化

从 sign 和 symbol 的词义内涵可以看出符号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由具有物质属性的外在符号转化为具有心理属性的内在符号的过程。因此,符号化是指人们把对象按照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规定其形式与概念的过程。符号化包含三个过程:(1)表现为一个物质可感过程,看、听等感知是符号形成前的一个外化过程;(2)符号通过感官知觉进入准意义生成阶段的内化过程;(3)内化符号隐喻象征生成的必经过程。符号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构建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对象关系中,其中一个对象可以通过约定来代表另一个对象。

事实上,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是思维意识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和再生的过程^[13],此过程不仅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不可分割,其作用体现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14]。因此,符号不仅承载着意义,而且外化着精神。“符号不具有封闭性,不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点,而是一种意指实践;符号包含着主体人的种种欲动,具有开放性和意义永不终结性”^[15]。

然而,人的意识不仅受个人主观意识影响,也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同样,取决于个体解释的符号化不仅受制于个体主观意识,也受制于社会文化意识,因此可以说符号意义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16],这充分反映了符号化的文化特征。

二、英语联觉音 sn-的符号化

(一)sn-符号外化(前符号态)

符号外化是指一种外在的符号感知,是一种自身独立的自在存在。符号外化是从个人生活感受开始的,符号感知强调符号产生的生活底蕴和直观感性。感知本身是经验的捕捉,主体感知到的对象往往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意识,此时意义并没有对应稳定的外在符号结构。生活中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知所产生的较具体的生动形象,只是反映某个特定事物的特征。只有当人们的此类感觉逐渐趋同时,才有可能进入前符号状态,即符号的外化。联觉音是指词素以下的一个音素或一组音素,其音义之间的联系可能与发音器官的位置、动作、音响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联想有关^[17]。可以看出联觉音符号外化既体现了索绪尔“二元关系”说中的“概念”与“声音”形象,也符合皮尔斯“三层次”说中的“感觉质”层。

联觉音 sn- 其外在符号/sn/的发音感知与意义之间物理上有某种象似,开始只是少数人感知,无法上升到符号。但当人们通过听觉发现从鼻子里发出的音很特别,常常有/nz/、/sn/的不清晰音,人们就逐渐将这种从鼻子里发出来的音标记为与鼻子有关的/sn/音,并将/sn/与鼻音有关的一系列事物自然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将感觉表达出来,此时物质形式与所指意义合二为一,/sn/已经符号外化,进入前符号态。如 sneeze (打喷嚏)、snuffle(人因感冒、哭泣而呼哧呼哧地呼吸或动物像嗅东西般发出呼哧呼哧的鼻息声)、snort(哼,表示气愤、嘲笑或怀疑)等中的/sn-/已具体化、物质化,这些以 sn- 为首字母的词汇,都有典型的/s//z//n/音,其意义和声音之间具有象似性,因此可以说 sn 符号化最先外化于音义象似。

(二)sn-符号内化

符号的接受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过程,即 Perceived(感知)—Received(接收)—Accepted(接受)—Interpreted(解释)的过程,此过程能否从感知阶段一直进行到解释阶段尚不能确定。从“感知”到“接收”只是意义实在化的开始,只有在某个时间和某个空间上“感知”了、“接受”了,只有人们通过已有图式同化了新的事物,意义内化才真正开始。外在符号的内化过程是典型的从“接收”到“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某些相似特征被发现或创造的过程。一旦某个前符号态的外在符号被大量“接受”来表达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的意义,此前符号就进入准意义生成阶段,就已经约定俗成。因此外在符号要内化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一定受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制约,即通过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使用而得到固定^[18]。

对于英语联觉音/sn-/发音来说,当人们接收了/nz/和/sn/类的发音与发音器官“鼻子”有关时,是接收了信息,只有通过一定的体验,感觉到某人感冒了或者在哭泣、不断地吸鼻子(snuffle、sniffle)或者是呜咽(snivel),这都与鼻子有关。特别是到了13世纪早期,人们又从动物的鼻子特别是大象的鼻子“长、大”这两个视觉特征来知觉 sn- 与鼻子的关联,如 snipe(沙锥鸟)就是因这种鸟其嘴巴较长而感知,这样听觉和视觉的共同作用进一步相互强化。当 sn- 这种外在符号的自觉解读或使用达到一定程度,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指代与鼻子有关的外在经验时,sn- 的符号“意义”也就真正出现,语符 sn- 指称意义“鼻子的相关特征”就越来越趋于稳定,乃至 snout 逐渐演化为大部分与“鼻子”有关的词汇的源头词。

如表示“鼻”之物的 snot(鼻涕);与鼻子气息有关的 snore(鼾声)、snort(哼鼻子)、snuffle(反复喷鼻)、sniff(嗅)、sniffle(吸鼻子)、snifter(喷鼻息)、snivel(抽鼻子)、snooze(打盹);与鼻子、嘴巴快速咬有关的 snap(猛地咬)、snack(撕咬);与动物嘴巴/鼻子“突出”这特征相似的有 snag(长长的鼻子)、snorkel(鼻子)、snuffer(喷鼻子的动物)。这些都表明 sn-这种外在符号结构与意义之间已经非常稳定,已经内化为约定俗成。

(三)sn-符号隐喻化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9]。符号隐喻化的前提是要能预制一定的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特点的符号系统,且此符号系统必须具备唤起功能,即符号意义和结构已经产生,符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思维中稳定性的感知对象,这个感知能“唤起”主体内部的反应,主体能识别、能解释,这样的内在符号就有可能被隐喻化。因为被隐喻化的概念一般不是直接来源于感觉经验的概念,而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直接映象或表征,因此符号隐喻化过程其实是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感知不同,解释就不同。符号的隐喻意义往往能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可以表达丰富多彩的意义;人类微妙的思想感情,都可以通过隐喻语言表达出来。

英语联觉音符号 sn 在内化过程中,结构和意义已经稳定,该符号能让人们感觉到与“鼻子”相关特征有关,并在人们大脑中形成了稳定的图式,能够识别和解释,因此具备了隐喻化的条件。从认知理论看,英语联觉音 sn-相关词汇意义的发展超越了感官中的视、听觉限制,进入了想象阶段,意义倾向于抽象的表征“贬”,指示一种态度,具有主观性和文化性,这是西方人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的对相关社会现象进行的理性思考。

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来看,通过隐喻形式委婉地表达态度,能够避免交际冲突。如人们通过鼻子本身的特征(如“长”)、鼻涕、鼻息等,发展为有一定长度的东西、障碍物、无用的人或物、气愤、嘲笑、怀疑、蔑视、傲慢、失控、发怒、讽刺、挖苦等。这些都是通过隐喻方式将/sn/这个鼻音概念化为贬义,即 sn-所构词词义一般都涉及消极情感。例如, snot(鼻涕→无用的人)一词,鼻涕是生理性分泌之物,往往为人之不屑,而后隐喻为“无用的人”,从一个生理范畴转喻到一类人,而且喻指具有特殊属性的人。再如 snipe(沙锥鸟)本来指一种有长长的、直直

的嘴巴的鸟,语义发展到十六世纪,具有了“轻蔑”的感情意义;至 1773 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将枪击沙锥鸟玩成了游戏;至 1892 年出现了背后“放冷枪”的隐喻用法。相关的词汇还有: snore(鼾声)隐喻为“极度令人厌烦的东西”, sniff(出声地吸气嗅)隐喻为“蔑视”, snivel(哭哭啼啼地说)隐喻为“假装悲哀”, snaffle(马嚼子)隐喻为“偷取”, snag(伸出来的东西)喻为“障碍”, sneeze(打喷嚏)喻为“轻视”, snuffle(动物到处嗅)隐喻为“对别人隐私的窥视”等等。特别是词 snob,首次出现 1796 年左右,这个词开始时是在剑桥大学大学生口语中使用,通常蔑称“城里人、当地商人”;至 1831 年,这个词被用来指“普通人或下层阶级的人”;后来因为威廉·萨克雷的《势利之书》(Book of Snobs)中 snob 是指那些“粗俗地模仿上层社会的人”而迅速传开;到 1911 年, snob 一词的现代主要含义是“很势利的人”。可以看出, sn-相关词汇的多义性反映了其概念系统是以基本层次范畴“鼻”和典型“鼻长、鼻涕、鼻息”为基础放射性发散,最后都会拓展到情感领域,这进一步反映了意义的主观性和隐喻性特征。

语言变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发生了变化,有时是直接原因,但大多数变化是间接的社会原因。二十世纪后所产生的 sn-相关词几乎都是直接隐喻,表示联觉音符号 sn-的传播既是对人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鄙视”情绪符号化倾向的分析、总结和归纳,同时也充分证明了 sn-完成了符号化过程,已具有符号性,使得其传播和应用更直接。如 1932 年的 snazzy(浮华)、1941 年的 snafu(情况混乱、无秩序)、1941 年的 snotnose(对卑鄙小人或狂妄自大者表示的蔑视)、1989 年的 snarf(迅速贪婪地吃、喝),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英语联觉音 sn-的“贬”的认知属性。

至于以联觉音 sn-开头的 snow,意义和形式之间有逻辑关系吗?词源没有给出相关回答。但有很多说法说人们想象着“雪”是上帝的“喷嚏物”,因为喷嚏与鼻子有关,因此雪就与联觉音 sn-有关。因为此想象仅仅是想象,没有实在的逻辑理据,因此 snow 与“雪”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是社会约定的结果。还有 snake(阴险的人)、snail(懒人)、snare(陷阱)、snollygoster(不讲原则又夸夸其谈的精明人,尤指政客)等,虽然从现有词源中无法证明它们与“鼻子”有关,但其贬义也可以说是彼此强化,从而使得英语联觉音 sn-的符号标记更明显。

三、结语

英语联觉音 sn-的符号化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

段,一是语音象似阶段,此时外在符号结构并未与意义对应起来;二是符号内化阶段,此时符号结构和意义趋于稳定对应;三是符号隐喻化阶段,此阶段要表达情感与“动机”,相关词义抽象化,这也说明英语联觉音符号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情感的思考性让符号内化,而动机则使得符

号外化。符号表现、代表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因此符号的魅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符号必须传递或者说负载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这符合皮尔斯符号的认知功能观与交际功能,英语联觉音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 FIRTH J R. Speech [M].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30.
- [2] Åsa Abelin. Phonaesthemes and sound symbolism in Swedish brand names[M]. Ampersand, 2015.
- [3] 贺川生.音义学:研究音义关系的一门学科[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
- [4] HUTCHINS S S.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variability, and compositionality of English phonesthemes [D]. Atlanta, GA: Emory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98.
- [5]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33.
- [6] 仲光时.对联觉音组的多语义模式的实证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 [7] WILLIAMS G. Glossing over the lamb: phonaesthetic GL- in middle English and aural scepticism in pearl[J].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2014, 65(271):596.
- [8] REAY I E. A lexical analysis of metaphor and phonaestheme[D]. University of Glasgow,1991.
- [9] ULLMANN 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1.
- [10] 邓万勇. 解读英语音美素br-. 外语与外语教学[J].2004(10):7-10.
- [11] 陈清,刘中文. 隐喻视角下联觉音组sl-所构词语义链研究[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7(1):92-94.
- [12] 朱永生.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2-6.
- [13] 马克斯·本泽,伊丽莎白·瓦尔特.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4] 张永奇.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符号化”向“生活化”的回归[J]. 教育学术,2011(6):24-27.
- [15] 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J].国际新闻界,2000(4):40-50.
- [16] 孙秀丽.符号实践的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研究[J]. 外语学刊,2009(6):146-149.
- [17] 陈清.英语联觉音组st-的隐喻认知探析[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2(4):108-112.
- [18]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Tr. by Wade Baskin.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1916.
- [1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张绍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上接第52页)

注释:

- ① 巴中市2014—2018年脱贫攻坚减贫成效一览表,市扶贫移民局,2018-12-21, <http://fpymj.cnbz.gov.cn/page/content/articleInfo.html?fid=3¤tPage=1&sid=6&aid=29308>。
- ② 2018年4月6日,巴中市精准脱贫数字管理系统手机APP公布。

参考文献:

- [1] 本报评论员.从100万到6万:数字彰显时代华章[N].巴中日报,2018-11-20(001).
- [2] 李培林,魏后凯.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58-359.
- [3] 巴中市扶贫和移民局.巴中市“四实”强化扶贫资金监管[EB/OL].(2018-10-23)[2019-01-02].<http://fpymj.cnbz.gov.cn/page/content/articleInfo.html?fid=3¤tPage=3&sid=6&aid=29194>
- [4] 王东维,路建华.中国共产党贫困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7).
- [5] 赖春明.农民群众需要文化活动[N].巴中日报,2019-01-04(005).
- [6]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8.
- [7] 巴中市扶贫和移民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着力推进科技扶贫[J].脱贫攻坚时序,2016(9).